

苏轼徐州时期书法活动研究

谢可人

摘要：当前关于苏轼徐州时期的书法研究并不够系统深入。熙宁十年（1077），苏轼在赴任河中府长官途中改知徐州，在徐两年，留下丰富的诗文、书法艺术作品，至今传唱不衰。书法是苏轼与各方交往的主要媒介，本文以苏轼徐州时期书法活动为重点，讨论了其书法活动中四个主要方面的表现，即书法与文房四宝赏鉴活动；因政事作；交游题字与应邀作记；与友人往来书信。通过这些书法活动透视苏轼在徐州期间的交游活动过程与书法特征。

关键词：苏轼，徐州，书法活动

苏轼自嘉祐六年（1061）始，开始其政治生涯。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苏轼知密州（今山东诸城）任期满，接诏令转任河中府（今山西永济）长官。赴任途中，于陈桥驿接官告，改知徐州。熙宁十年（1077）四月二十一日到达徐州，时年四十二。苏轼在徐州度过了约两年后，于元丰二年三月离开徐州。秦观言：“人生异趣各有求，系风捕影只怀忧。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①苏轼在徐期间，政绩卓越，诗文、书法作品也成就斐然，对当地产生积极了影响。

一、书法与文房四宝赏鉴活动

苏轼自陈桥驿接诏令改知徐州，在赴徐州就任途中，便进行着书法赏鉴。如《褚模禊帖·题兰亭轴后》中载：“纯老、彦祖、巨源、成伯、子雍、完夫、正仲、子中、敏甫、子瞻、子由同观，熙宁十年三月廿三日书。”^②苏轼与其弟辙在汴京开封范镇家之东园暂住时，与友人同观唐摹《兰亭》禊帖真迹。其后，他观官本法帖并作跋，曰：“《兰亭》《乐毅》《东方先生》三帖皆妙绝，虽摹写屡传，犹有昔人用笔意思，比之《遗教经》则有闲矣。元丰二年上巳日写。”^③苏轼书法早期崇尚晋人清远之风，从其跋文可看出对羲之书法的喜爱。同时，熙宁十年七月二十日，有《题七月二十日帖》，跋曰：“江右僧宝索靖七月二十日帖。仆亦以是日醉书五纸。细观笔迹，与二妙为三，每纸皆记年月。是岁熙宁十年也。”^④酒后作书符合苏轼洒脱不羁的个性，不仅如此，他还记录好时间并仔细研究其笔迹，可见对待书法学习十分认真。

在徐州时，苏轼还尝品墨。何薳《十三家墨》中记：

^① 秦观：《淮海集》淮海集卷之四，四部丛刊景明嘉靖小字本。

^② 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五书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桑世昌：《兰亭考》卷五，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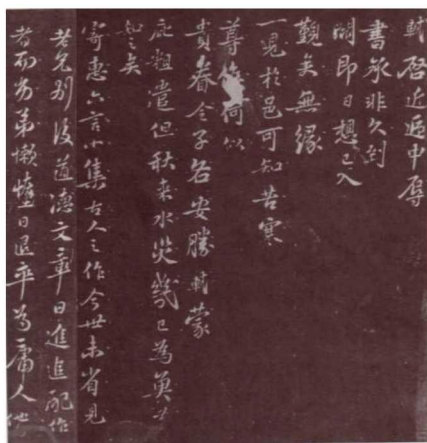
^④ 张丑：《清河书画舫》卷八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余为儿时，于彭门寇钩国家，见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断珪残璧，璨然满目。其廷珪小挺，岁久不见胶彩，而书于纸间视之，其黑皆非余墨所及。东坡先生临郡日，取试之，为书杜诗十三篇，各于篇下书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①

苏轼好墨，他不仅拥有丰富的藏墨，而且在闲暇之时，还常对藏墨研试、品评。在徐州时期，苏轼就对寇钩国先世所藏李廷珪至潘谷等十三家墨以试墨的方式进行品评次第。在元丰元年春夏，东坡作《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提及自己所藏墨足够其使用三十年，并指出了自己的藏墨观曰：“非人磨墨墨磨人，瓶应未罄墨先耻。”^②主张寓意于物、物为我所用，而非为物所累。

二、因政事作

苏轼知徐州期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功绩，其不少书法作品与之息息相关。东坡在徐功绩，不得不提抗洪。“熙宁十年七月十七日，河决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东、西、北、触山而上，皆清水无复浊流。水高于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东南隅不沉者三版。”^③苏轼来徐州上任七十余天，便遇到了徐州水患，在其与文同信札《水灾帖》（图一）中，他用“秋来水灾，几已为鱼”来形容水势的紧急。“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积刍茭、完室隙穴，以为水备。”^④洪水还未到达徐州城，苏轼便让城中百姓修筑防洪堤做好应对措施，以至水患到来时，民众不陷于恐慌。洪水至徐州后，东坡亲力亲为，从禁止富民出城、稳定民心到动员禁军、一同抗洪，苏轼自言：“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⑤正是这种誓与徐州城共存亡的决心，在他的带领下，军民一心，终于抵御住了洪水的侵犯。元丰元年。正月十八，神宗诏奖谕苏轼防洪功，而他并未沾沾自喜，而是思考徐州城将如何更好的抵御水患。《跋东坡备水帖》中言：



图一 《水灾帖》

此帖言得旨见役七千余人，盖水去之后，请增筑徐城，以木堤捍水冲之时。熙宁七年七月，河决澶渊，九月水至城下。帖称二月十日，则其明年元丰元年戊午也。坡时年四十三，笔虽未老，而精彩照人可宝也。^⑥

跋文中记载到，元丰元年二月十日，东坡与友人简，叙水势逐渐退却后，为备以后水患，役民增筑徐城。跋文中还以“精彩照人可宝”评价苏轼书法。同年，三月二十六日，苏轼与文同信札中，再次提及水患，其《平复帖》中曰：“水后弥年劳役，今复闻决口未可塞，纷纷何时定乎？”^⑦对于黄河决口未塞表示担忧。苏轼在与友人简中，多次提及抗洪之事，可看出苏轼心系百姓。

而后，为加强徐州城抵御水患的能力，又修筑黄楼。“太史苏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决之变，民以更生，又因修缮其城，作黄楼于东门之上。以为水受制于土，而土之色黄，故取名焉。”^⑧黄楼之名，源自于此。元丰元年九月初九日，大合乐庆黄楼落成，苏轼与友人登楼同庆，在其诗《九日黄楼作》中，详细记载了这一盛事，曰：

^① 何蘧：《春渚纪闻》卷八，明津逮秘书本。

^② 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集卷九，明成化本。

^③ 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续集卷十二，明成化本。

^④ 劉庠：《（同治）徐州府志》卷十八上，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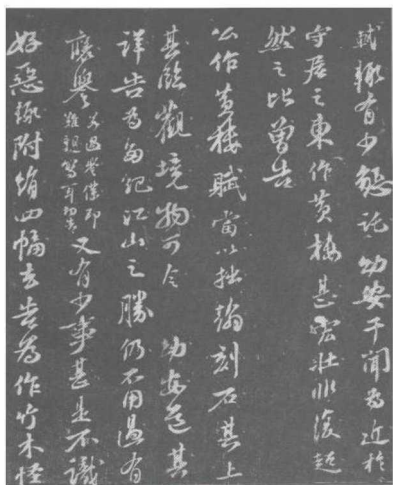
^⑤ 楼钥：《攻媿集》攻媿集卷七十八，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⑥ 水赉佑编：《苏轼书法史料集上》，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01.151 页。

^⑦ 吕祖谦：《宋文鉴》皇朝文鉴卷第九，四部丛刊景宋刊本。

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沓发。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岂知还复有今年，把盏对花容一呷。……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一杯相属君勿辞，此境何殊泛清霅。^①

一年之前的抗洪场景还历历在目，如今洪水已退，登上黄楼，眺望徐州城下，令人喜不自胜。兄弟、友人纷纷为黄楼作赋写铭。陈师道作《黄楼铭》，秦观写《黄楼赋》，贺铸赋《黄楼歌》，弟苏辙作《黄楼赋并序》，序文详细叙述了洪水的凶险及苏轼与民众抗洪、建黄楼的过程。苏轼尝“以绢自写子由黄楼赋，为六幅图，甚妙。”^②东坡其后作《书子由黄楼赋后》一篇，叙建筑黄楼的始末，并言“始余欲为之记，而子由之赋已尽其略矣，乃刻诸石。”^③黄楼建成后，苏轼与文同简《黄楼帖》（图二），邀其为黄楼作赋，并“附绢四幅去，告为作竹木、怪石少许，置楼上为屏风，以为彭门无穷之奇观，使来者相传其上有与可赋、画，必相继修葺，则黄楼永远不坏。”^④希望黄楼因有文同的画作，而得到永久的保护与修葺。同时，将《黄楼赋》摹勒上石，陈师道《后山诗注》中记“《黄楼赋》乃毕仲询篆东坡书”，^⑤《徐州府志》载：



图二 《黄楼帖》

右《黄楼赋》石刻，四面形方，而每面宽窄不一，一广二尺四寸四分。凡十行，一广一尺五寸七分。凡七行，一广二尺二寸。凡十行，一广一尺八寸。凡八行，高七尺一寸，每行三十四五字不等。正书，苏辙撰文。^⑥

《府志》详细记载了《黄楼赋》石刻的具体尺寸，《匏翁家藏集》中载《跋黄楼赋》云：

此苏子由所作《黄楼赋》，而其兄子瞻所书也。石刻在徐州为方柱，周遭书之。其后，磨灭一面，其首相接处复失其半行，遂不全。相传为雷所击耳。^⑦

跋文中写明，黄楼上所立石碑，为苏轼所书，弟苏辙撰文。可惜的是崇宁党禁时，石碑被置于浅水之中，虽其后有“钩出复立之”，打碑者络绎不绝，但最终仍被“拽之深渊遂不可复出。”袁宏道《与夏徐州》一文中言“苏子瞻有祠否，《黄楼赋》有佳搨幸见寄一本。”^⑧

东坡在徐州任职期间，除抗洪外，还为徐州百姓做过不少实事。如赴城东石潭为民祈雨；建立利国监治户武装，治盗安民；访获石炭，解决民众缺薪少柴的问题；治铁利国。苏轼在徐州是其政治作为的上升时期，因此研究苏东坡在徐州的书法活动，对解读苏东坡艺术人生有重要作用。

三、交游题字与应邀作记

苏轼文章、书法名声在外，求书者络绎不绝，其中又可分为与友人交游题字与应邀作记两类。东坡在徐期间，常与兄弟、友人同游，苏辙、王巩、道潜、张天骥、颜复等都是常客。如熙宁十年八月四日，与弟子由同游石经院，各有《留题石经院三首》。同年，与弟苏辙过云龙山，访张天骥所居，作《书张天骥所居》。九月十七日，与张天骥、颜复、王巩等一同登云龙山，写《登云龙山》诗一首，《（同治）徐州府志》中载：“右苏轼诗，磨崖，方广一尺五寸，长一尺九寸，诗凡六行，行九字，正书。后二行题，元丰元年九月十七日，张天骥、

^① 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集卷十，明成化本。

^② 出自苏轼《次韵和刘贡甫登黄楼见寄并寄子由二首》中自注。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集卷十一，明成化本。

^③ 苏东坡著：《苏东坡全集 第10卷》，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01.5352页。

^④ 水赉佑编：《苏轼书法史料集 上》，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01.292页。

^⑤ 陈师道：《后山诗注》后山诗注卷第十一，四部丛刊景高丽活字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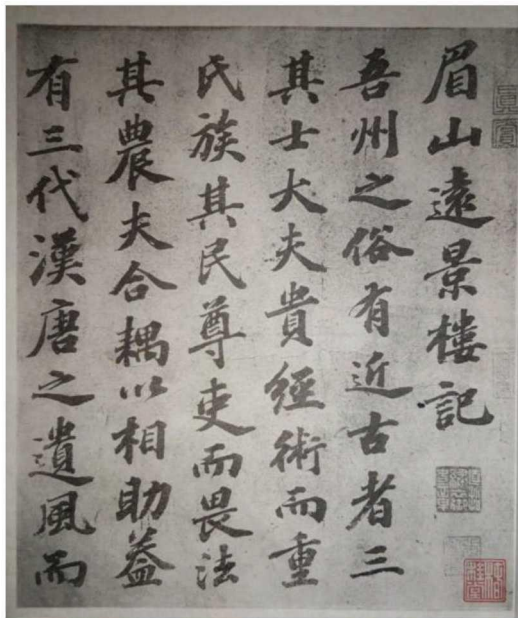
^⑥ 刘庠《（同治）徐州府志》卷二十，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⑦ 吴宽《家藏集》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一，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

^⑧ 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二十四，明崇禎刊本。

苏轼、颜复、王巩始登此山。…今存云龙山书院讲堂庭右，山石西面。”^①东坡与友人一同登山，还留下翰墨。元丰元年，苏轼与道潜、张天骥夜游百步洪东崖，“右百步洪石刻，《旧志》云：‘明成化中，主事尹珍于洪东崖石闲得石刻一。上书郡守苏轼、山人张天骥、诗僧道潜月中游，十六字。’盖轼守徐时笔也。”^②20 和友人夜游十分开心，还题“游倡甚乐”来表达愉悦之情。

除与友人交游题字，亦有应乡人、友人请，为之作记。熙宁十年，七月二十二日，东坡应王诜请，为其作《宝绘堂记》。王诜在其私宅旁建宝绘堂，存放其私藏书画。东坡怕其“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便以自身经历告诫他，并提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此善乎平情者也。”^③从中也可知苏轼对待人生乐观豁达的心态。元丰元年，七月十五日，应乡人之请，赞时任眉州知州黎希声善政，写就楷书《眉山远景楼记》（图三）。苏轼是眉州人，他自少时出川，一直没能回到家乡，文章从眉山风俗着手，“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④通过向世人展示眉山良好的风俗之美，以此表达太守的教导有方。文末尝言：“若夫登临览观之乐，山川风物之美，轼将归老于故丘，布衣幅巾，从邦君于其上，酒酣乐作，援笔而赋之。”^⑤22 文末还表达了其对家乡浓厚的思念之情。同年，八



图三《眉山远景楼记》

月十三日，应友人赵抃请，为颂扬吴越国王钱鏐及其子孙功德撰并书楷书《表忠观碑》（图四、

五）。苏轼写此碑，不仅是由于赵抃为其好友，同时也因他对吴越钱王有无限崇敬。“碑其四石两面刻，各高八尺五寸八分，广四尺，皆七行，其一面五行，行皆十八字。正者在钱塘表忠观。”^⑥此碑无论是内容还是其书法都广为后世称赞。明王世贞言：“《表忠观碑》苏文忠公撰并书，结法不能如《罗池》老笔，亦自婉润可爱。铭词是苏诗之佳者。”^⑦

东坡还常与友人聊存养之道。苏轼与吴子野神交许久，熙宁十年，终于在徐州会面。东坡向其请教养生问题，二人促膝长谈。《问



图四、五《表忠观碑》

^① 刘庠：《（同治）徐州府志》卷二十，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② 袁黄：《游艺塾续文规》卷八，明万历三十年刻本。

^③ 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集卷三十二，明成化本。

^④ 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三十七，清嘉庆十年刻同治钱宝传等补修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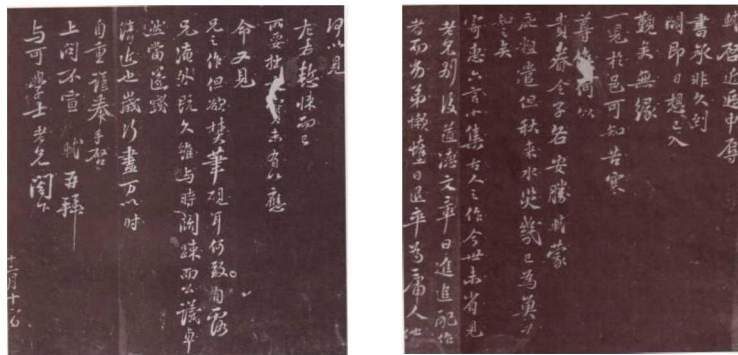
^⑤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六，明万历刻本。

养生帖》中言：“余问养生于吴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①苏轼与吴子野详谈如何养生，复古强调和与安，即和谐与安心，外轻内顺，养生的道理也就完备了。元丰元年四月十七日，东坡为其庐庵作《远游庵铭并叙》云：“徒见其出入人间，若有求者，而不见其所求。不喜不忧，不刚不柔，不惰不修，吾不知其何人也。”^②对吴子野修身处事之道表示赞赏。熙宁年间，王景纯来彭城，东坡向其请教传养炼气之术。《赠王仲素寺丞》云：“养气如养儿，弃官如弃泥。人皆笑子拙，事定竟谁迷。…促膝问道要，遂蒙分刀圭。不忍独不死，尺书肯见梯。”^③王景纯将内丹秘诀告之东坡，助其炼气。

四、与友人往来书信

苏轼在徐期间，常与友人书信往来，如王诜、李清臣、李常、陈师道、文同、王巩、道潜、秦观、黄庭坚等，在交往过程中，或是议亲结婚；或是探讨诗文书画、讨论养身却病之道；亦或为友人排解愁绪。其中，他与文同、秦观往来书信尤为密切。

文同，字与可，四川梓潼县人。苏轼与文同关系匪浅，《宋史》记：“轼，同之从表弟也。”^④两人为从表兄弟关系。东坡在凤翔府任节度判官时，与文同初识，彼此留下美好的印象。此后，往来书信不断，两人结下深厚的情谊。熙宁十年，苏轼沿汴京赴徐州任上时，与弟苏辙同行，得知其正与文同议亲，写信言：“今日沿汴赴任，与舍弟同行。闻与可与之议姻，极为喜幸。从来交契如此，又复结此无穷之欢，美事！美事！”^⑤两人本来交情就好，现又得如此亲情，东坡连用两个“美事”，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随后，他又写信给与可，对两小辈夸赞一番，并对双方能喜结连理表达自己欣慰之情。在元丰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东坡与与可信札《偃竹帖》（图六、七）中云“轼再拜与可学士亲家翁阁下，”^⑥称文同为亲家翁，表其亲昵之情。



图六、七《偃竹帖》

同时，东坡与与可信札中，相互叙其政务之事。如《水灾帖》《平复帖》《黄楼帖》，东坡向文同言徐州抗洪之事并邀其为之写赋作画。元丰元年二月，与文同去信，对其未得大用表示不解，并用自己为例，宽慰道：“老兄既不计较，但乍失为郡之乐，而有桂玉之困，又却不见使者嘴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当也。”^⑦虽然失去作州官的快乐，有生活费用的困扰，

^① 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集卷二十三，明成化本。

^② 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集卷二十，明成化本。

^③ 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集卷八，明成化本。

^④ 脱脱：《宋史》卷四百四十三，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⑤ 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 诗词附》成都：巴蜀书社，2011.10.663 页。

^⑥ 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 诗词附》成都：巴蜀书社，2011.10.666 页。

^⑦ 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续集卷五，明成化本。

但是也因此不用去面对使者的嘴脸，两相抵消，也就差不多了。同年夏秋间，苏轼同文同去信，询问其求官结果。得知文同将统领吴兴，写信表示祝贺。东坡还表示希望他在赴任途中，能来徐州看望自己。

谈论公事之外，二人常书信往来讨论诗文书画，并互赠礼物。如熙宁十年，十二月十六日作《水灾帖》，记文同寄六言小集给东坡，轼盛赞其文笔。元丰元年，正月二十八日写《偃竹帖》，叙述与可寄来《偃竹图》，东坡十分开心，并“当作歌诗题之。”随后再将自己自分别后，所写的诗文寄与文同。帖中还表示“老兄盛作，尚恨见少，当更蒙借示，使劣弟稍稍长进。此其为赐，又非颂墨竹之比也。”^①苏轼对文同绘画赞誉颇多。元丰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寄信《平复帖》，文中对文同所寄“示和潞老诗”表示精奇，并表示之后自己将继续作六言诗。同年四月，文同赠东坡《筥簦谷偃竹图》，东坡言“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东坡曾作《洋州三十韵》，咏叹筥簦谷的诗是其中之一。在东坡《文与可画筥簦谷偃竹记》一文中详细记载了此事。后又与文同写信，十分羡慕友人得与可墨竹，而自己只有偃竹一幅，专门派人向其求画，并开玩笑言：“不尔，不惟到处乱画，题云与可笔，亦当执所惠绝句过状索二百五十定也，呵呵。”^②春夏间，东坡去文同信，调侃与可向其求翰墨，并认为弟辙所作《墨竹赋》与与可画作相配，自己也想尝试将其写在绢纸上，并询问与可意见。十月十六日，写《黄楼帖》，同与可谈所寄碑刻，认为其用语精妙，一般世俗之人难理解。在苏轼任徐州期间，还曾送与文同其任杭州时，所留酒杯两只。苏轼与文同这类信札，语言活泼，可看出东坡与与可之间深厚的情谊。

除讨论诗文书画外，两人也间或讨论养身却病之道。如元丰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书《偃竹帖》，东坡得蒲宗孟简，知与可最近身体欠佳，“惟谨择医药，痛加调练，莫须燃艾否？”^③问其是否需艾灸疗养。同年，三月二十六日《平复帖》中提道：“渐老不耐，小放意则成疾，不可不加意慎护也。”^④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文同于陈州卒。东坡大悲，为文同作祭《祭文与可文》。

东坡在徐两年，与文同书信往来频繁。细看其 10 余则往来书简，可见两人深厚情谊。

苏轼在徐州任期，同秦观、黄庭坚往来书信不断。秦观因孙觉之故，与苏轼神交。两人初次会面，是元丰元年秦观入京应举，路过徐州，终与东坡会面。秦观以诗《别子瞻》赠东坡，轼也以《次韵秦观秀才见赠秦与孙莘老李公择甚熟将入京应举》一首和之，两人惺惺相惜，随后文字交往频繁。同年九月，黄楼落成，秦观后寄来《黄楼赋》，以表庆贺，苏轼作《太虚以〈黄楼赋〉见寄作诗为谢》赞其文“雄辞杂今古，中有屈宋姿。”^⑤时年，秦观科举失利，苏轼写诗去信一再安慰，其《次韵参寥师寄秦太虚三绝句时秦君举进士不得》中言：“秦郎文字固超然，汉武凭虚意欲仙。”^⑥充分肯定秦观才华。十二月十二日信札中道：“然见解榜，不见太虚名字，甚惋叹也。此不足为太虚损益，但吊有司之不幸尔。”^⑦对秦观未能入榜表示惋惜，秦观复书。这种文字交游作为心灵沟通的媒介，架起二人友谊的桥梁。

^① 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 诗词附》成都：巴蜀书社，2011.10.667 页。

^② 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续集卷五，明成化本。

^③ 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 诗词附》成都：巴蜀书社，2011.10.666 页。

^④ 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 诗词附》成都：巴蜀书社，2011.10.669 页。

^⑤ 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集卷十，明成化本。

^⑥ 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集卷十，明成化本。

^⑦ 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 诗词附》成都：巴蜀书社，2011.10.751 页。

注：图一、二、三、六、七来源于网络，图四、五为眉山三苏祠博物馆藏清拓本。

五、结语

徐州时期的苏轼，正是其事业的上升期，也正是其书法的上升期。书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其书法作品也将呈现不同的艺术风格。苏轼在徐州时期，其书法活动无论是书法与文房四宝赏鉴活动，因政事作，亦或是友人同游与应邀题字；与亲友书信往来，其内涵意蕴都明晰地反映在其早期书法作品中。对苏轼徐州时期书法活动情况的整理，对研究其书法艺术风格有着重要的作用。

谢可人，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助理馆员。